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 教育實習輔導通訊

民國 107 年 6~7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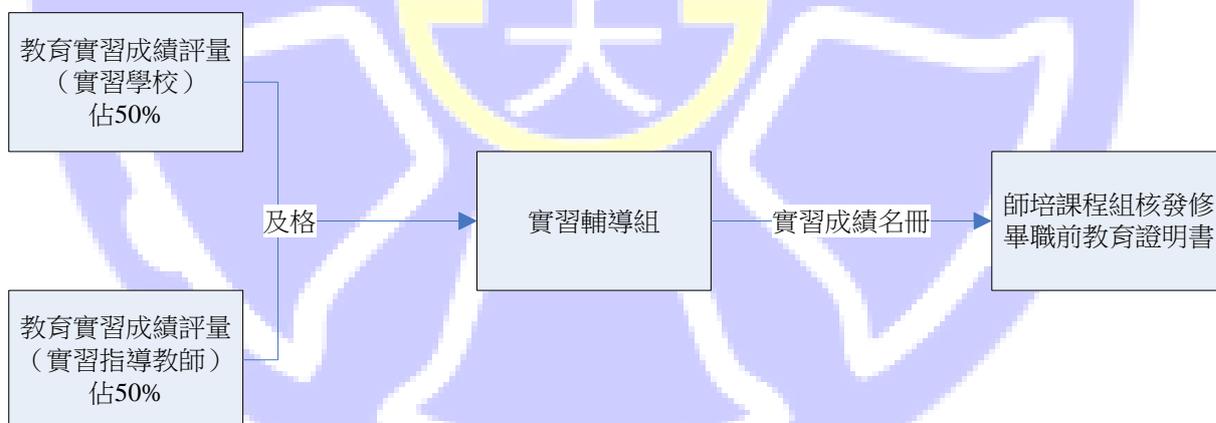
###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育實習成績評量將於 107 年 7 月 10 日前完成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育實習成績評量期間為 107 年 6 月 10 日至 7 月 10 日止，由本校發函給實習學校、實習指導教師至教育部全國教育實習資訊平臺登錄成績。

◎本業務承辦人：許瑋庭 (02) 77341240 / [joancafe@ntnu.edu.tw](mailto:joancafe@ntnu.edu.tw)

### ★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之核發

#### (一) 核發流程：



#### (二) 領取方式：

實習學生於 7 月底結束實習，實習成績及格者將由師資培育課程組核發「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依師資培育課程組公告時間領取。

### 諮商關係中看見更深層的自己

實習學生：王松筠

實習科目：國中綜合活動領域輔導科 實習學校：台北市立民生國中

真正接觸晤談的個案後帶給我的學習和震撼真的很大，從諮商歷程的開始就不像之前學過的那樣，或說是我想像的那樣順暢。我的第一個個案有不少狀況，那些狀況讓我有些標籤了他，實習輔導老師提醒我不要被標籤嚇到，帶著開放的心去認識他，即便如此，晤談時的他有許多的防備，難以直接切入我原先設定的目標，還有他對於家庭議題會以轉移話題的方式做防備，有些陷入困境的我也就順著他的意圖走，想藉此拉近和他的關係，確實有做到此，但專輔老師的提醒，讓我警覺到他是真實的個案，他的心理有許多道牆，每道牆都有一扇門，那扇門的鑰匙，他自己知道放在哪裡、哪些人可以取得，我想這是需要時間和信任才能取得鑰匙。現在我還是站在門外的，有些失望，卻從心疼他的處境中對他的冷漠有更多的同理，也發現對於他的家長有很多的憤怒，影響到日常生活中的情緒。諮商員影響個案是目標，這過程中個案影響諮商員得經過，是上課時沒能了解到，實習才感受的真實起伏。與人工作，尤其是與已經受傷的人，原來是要立基在一定的能量和自我調適上，要學會把自身的情緒和個案分開，要學會等待個案慢慢願意接納你和他自己。

另一個案，乖巧懂事又很會表達，是我理想中順利的晤談歷程，但他表示也想聽我分享的故事，這讓我畏懼了，一開始以為是對倫理議題的擔心，經過督導後發現這並不違反倫理，我這才慢慢覺察到我畏懼的是讓更多的我展露在個案面前，這是我目前自己遇到的困擾，如何和人進展到進一步的關係，在晤談歷程中會慢慢浮現諮商員的個人議題原來真會發生，影響了目前的諮商關係，真的很感謝有督導的資源，讓我釐清目前阻礙我的盲點，也提醒我要勇於正視我的問題，適當切割會影響晤談關係的因素，用更縝密的思維去面對自己和晤談關係，是我體悟到的課題。

而真正做了時間表的紀錄後才深刻意識到，原來我和兩個個案的相處時間已經這麼多了，這學期也快結束了，現在每每晤談比起剛開始的緊張不安，多了份輕鬆自在，甚至會期待，今天我可以和個案聊些什麼、個案會跟我分享什麼呢？有

幾次的晤談我覺得比較像是朋友式的聊天，可能無法符合諮商實習的要求，但當下就是一種直覺想和個案互相交流，少了一點只有個案不停回答問題單向的單調，這也是個案提起的，兩個個案都在晤談中期跟我說，我可不可以多分享一點我自己的想法給他們，除了那時的訝異外，還有怎麼兩個個案都說了類似的話的驚奇，後來想想，我在學校學的諮商專業某程度上給了我一個框架，我無意中以言語和行動將這份習得的框架套在個案身上，希望他們照著這樣的框架走，讓我得以在預期內完成實習要求，但對兩個都有人際議題且身為青少年的個案來說，我不只是個老師，我比較像個可以傾聽他們聲音的大姐姐，對眼前這個人當然會想多認識啊！想認識對方也基於對對方有一定的信任和依賴關係，將這份困惑抽絲剝繭後，似乎理出在我營造的諮商關係中，專業學習和現實是不同的迷人之處。這樣的釐清也是在團督時，藉著督導和成員帶我看到，我仗著諮商倫理的盾牌，拉開個案想認識我的距離，事實上，我擔心的倫理議題在是否要和個案分享我自己的故事是不衝突的，團督的提醒使我反思到自己個人在人際相處上，本就習慣於與剛認識的人拉開滿長一段距離，這兩段諮商關係反映了這令我矛盾至極的人際相處模式，經過思考和團督的討論，我理出了上述的想法，與少年的晤談關係某程度上是可以比學到的框架還有彈性的，就跟不同人相處一樣，保持彈性，一伸一屈中看見不同面向的自己，也對對方有更深的認識。

另一個在快結束的諮商關係中深刻的體會，是自己對個案的心疼情緒造成的反移情。在團督時我將我其中一個個案，家庭環境複雜導致他現在內心充滿憤怒情緒，進而影響到外在行為的個案提了第二次案，基於團體對這個個案和我有一定的認識，這次成員提出的問題更深刻，像是個案的主述問題是抒發情緒，但最近幾次的諮商我都在處理導師和專輔老師希望我協助個案可以順利繳交已經遲交作業的問題，似乎偏離了與個案最大福祉的原則、個案在晤談中自述有行為上的進步表現，但我的反應讓督導覺得他的進步好像是「應該」，而不是真心的鼓勵他，還有，我提案時屢次提到我覺得個案某程度上滿成熟的，督導提到我不應該用「成熟」這字眼去看他，個案讓我感到成熟的行為表現是被迫呈現，而非我們所謂成熟帶有的正向意涵，提到這兩個字，頓時我的情緒就崩潰了，在團督時我的眼淚呈述了我對這個案的心疼，還有對他的家長有的憤怒情緒，同時也澄清我說的成熟出發於對個案的心疼，而非正向的、對個案合理的期待，成員對我的反應都嚇到了，我也被自己的情緒嚇到，原來我一直以為有發洩的這份情緒，仍是一定的壓抑和累積的，督導問到我何時對這個案有這樣的情緒，我很清楚的可以說出是從認輔會議，知道個案的家庭背景為何時，就開始萌生這份情緒，原因

來自我國中時，就對班上同學有一半來自單親家庭，這樣的社會性差異及不公感到憤憤不平，因此那時就想成為一位助人工作者，現在身為助人實習生，這樣的個案掀起了國中起就時常在心裡翻滾攪動對社會不公義的不諒解，在剛開始接這個案時我就有這樣的覺察，當時就告訴自己要對這份情緒有些處理，不然會影響後續的諮商關係，我確實有些作為了，經過團督大家的提醒後，看來那份情緒沒有我預期的被照顧完善。因為這份憤怒情緒，我不太敢與個案討論他內心對家庭的負向情緒，雖然這一直是專輔老師建議和我自己也清楚的諮商目標，一直不願意深入的擋箭牌是系上老師建議我下學期再挖深的諮商歷程漸進，但事實上的阻抗來自我潛意識中，還有不敢承接個案可能揭露更大的訊息，會令我產生更不舒服的情緒，以及我還沒準備好如何處理他帶出來的情緒議題。這與那位個案的晤談當下，我總隱隱約約覺得有什麼東西影響著我下一句問句的開口，以為是他的反應沒在我預期的框架內，經過這次的宣洩，我看到的是自己畫地自限的防衛，還有所謂的反移情。

這樣覺察與撥開自己過程對我來說是痛苦的，把原先以為的美好信念都打掉，看到最底層基底的混亂或說不穩固，揭開自己的脆弱和好似被職責的承接，一直是我努力學習要克服的議題，還有培養起那股願意看清內在小孩的勇氣。現在其實情緒平穩許多了，在團督完後一天與那位個案的會談，我就很自然地和他提及來聊聊情緒的話題，對自己這樣的表現其實感到欣慰，沒有猶豫也沒有擔心，因為我知道團督大家給的提醒和暖心的鼓勵，都是幫助我在這段諮商關係和未來成為助人工作者的路上更進步的力量，還有認識自己這個一輩子都無法停止的議題上。宣洩的眼淚也提醒了國中時堅持到現在志向的我，我是願意這麼做的，我是樂於做這些的，只是需要再多一點時間和有一點對自己更貼近的照顧和傾聽。現在內心充滿許許多多的感謝，雖然自己總覺得這種話流於制式，但真心覺得是如此，對團督的實習夥伴還有對個案的相信，其實還有願意堅持活到現在的自己，承受著許多打擊和長時間下來足以侵蝕內在力量的波折，一直是有很多人在這條路上幫助著我、支持著我的，個案也是其中之一，所以我沒有不堅持繼續走下去的理由，在實習和關係中看著這樣的自己，繼續走下去。